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巧藝部四 畫

畫一

增廣雅曰畫類也 爾雅曰畫形也 考工記曰設色之工謂之畫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 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原淮南子曰宋畫吳冶甚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論衡曰人好觀

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覩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

宋宗炳畫叙曰竪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髙横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迴　文賦曰若五彩之相宣　增曹植曰存乎鑒戒者圖畫也　張彦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名而同體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

又曰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又引顔光禄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　又曰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又曰古之嬪擘纎而胷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界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　郭熙山

水訓曰林泉之致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絶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快人意適獲我心　又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又曰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

安陽集鈔曰韓稺圭云觀畫之術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絶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　宣和畫譜曰

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　又曰昔有論山水者曰倘能於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嶄然巇險處使可畏此真善畫也　鄧椿畫繼曰畫者文之極也　又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　湯垕畫鑒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盖物之至清畫者當以

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歐陽修曰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　蘇軾傳神記曰傳神之難在目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頰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　王元美四部稿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畫二

原世本曰史皇作畫　增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太平御覽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朞年而不得象過實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而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原抱朴子曰衛協張墨有畫工之名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增韓子曰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原説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

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桉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来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　三齊記曰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

巧者以足畫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烈裔騫涓國人秦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壁成龍獸以指歴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内五嶽四瀆列土備焉　原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宫召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為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

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輙披圖召之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毁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座新施屏風圖

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徳如好色者帝撤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增漢書曰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後漢書曰趙岐多材藝自為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

居賔位自居主位各為賛頌　異物志曰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去紙筆獸果出乎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今號為巴獸潭　原　孫鳩之述畫曰劉裒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凉　增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徐邈曰獺嗜鯖魚遂畫版作鯖魚懸岸羣獺競来一時執得　名

畫記曰曹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祕府至宋陸探微見而異之因旱取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霶霈　拾遺記曰吳王趙夫人善畫能於指間以綵絲織為龍鳳錦號為機絶王嘗歎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於方帛上繡作五岳列國圖號為鍼絶又以膠續髮絲作輕幔號為絲絶　原世說曰晉陵顧凱之善畫絶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荆州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耳凱曰明府正當為眼耳若明

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凱之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又曰顧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丘壑中　又曰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增世說曰鍾會嘗詐作荀勗書就勗母取寶劒去會於時方造宅

勗潜往畫會祖父形於辟會兄弟入門見之慼慟乃廢宅　世說補曰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翦髮圖指手問金釧誥之曰此可易酒何用翦髮何大驚即易之

獨異志曰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　續博物志曰張華博覽圖籍千門萬户畫地成圖　山堂肆考曰晉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像命嵇含為賛含援筆即成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

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　晉書曰龍舒長鄧林婦病篤醫巫皆息意韓支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於是遂瘥　又曰戴逵就范宣學范見戴畫以為無用之事戴乃畫南都賦圖范覩畢嗟歎甚以為有益　宋書曰謝莊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㝢内為一　南史曰元帝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謂三絶　梁書曰元帝長子方智能寫真坐上賔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兒童皆識之

又曰武帝嘗欲徵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時號山中宰相　名畫記曰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張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又曰江陵天皇寺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孔門十哲帝怪問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聖像不令拆毀　四明圖經曰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僧繇畫龍於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

與龍鬬　博物志曰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鬼魅　北齊書曰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嘗於廳事壁上畫蒼鷹鳩雀不敢近　又曰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齧圖龍於素雲氣縈集天下號為畫聖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佩玉畫畫鸞鳳　隋書曰煬帝於東都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古名畫　名畫記曰鄭法士求楊契丹畫本楊引鄭至朝堂

指宫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　見聞志曰閻立本初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爾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　畫斷曰王摩詰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國史補曰王維見庚敬休屋壁畫按樂圖指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明皇雜録曰天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山水假吳生馳驛寫貌及回

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并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成時有李思訓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畢明皇曰思訓數月之工道子一日之蹟各極其妙也　畫斷曰陳閎畫馬榮遇一時明皇令韓幹師之幹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廄馬皆臣師也　酉陽雜俎曰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真馬中固無也忽值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至舍視所畫馬脚

有一點墨缺方知是畫通靈矣　又曰范山人能水畫掘地爲池具丹筆墨硯揎臂叩齒縱毫水上經三日搨以緻絹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　又曰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所圖竹林會甚工坐客柳成盼圖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彼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摸索不獲食頃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祗及此衆視籍相獨異吻若方笑甯采亦不復認矣　見聞志曰張璪畫山水松

石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幹　山堂肆考曰世畫鷙鳥欲示其猛鍾隱所作鷂子坐枯枝上貌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鶴所謂鷙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也　宣和畫譜曰杜子瓌嘗云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凉凉故脫畧筆墨使妍潛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方鎮編年曰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脩有福相者用之

胡岳渡江工以貎奏𨫼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山堂肆考曰陳季卿遊青龍寺見東壁寰瀛圖指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乎有終南山翁在旁笑曰此不難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大起葉舟漸巨恍然登舟旬餘抵家廻舟来寺時止一更山翁尚擁褐而坐　圖繪寶鑑曰徽宗雅好書畫興學較藝如取士法作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隠然豆許髙出縑素　畫繼曰徽宗閲御府圖畫思許分賜羣臣皆斷佩

折巾以爭先帝為之笑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畫天廄

滿川花放筆而馬死　宋稗類鈔曰宋初脩老子廟廟

有唐吳生畫壁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

壁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壁隱士就東壁各畫天帝及

成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

見輦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

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姿日表

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輦

中人也洎觀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未嘗見者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曰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畫繼曰陳用志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當先求一敗牆張絹素朝夕觀之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為活筆　見

聞志曰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又曰東坡得蒲永昇畫水二十四幅每展觀之則陰風襲人毛髮為立　圖繪寶鑑曰李成唐宗室避地營丘畫師關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　宋郭熙林泉高致曰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濶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　圖繪寶鑑曰徐熙畫花木禽魚蟬蝶蔬果妙奪造化骨氣風神為古今絶筆　揮

塵録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忽有人傳旨宣名召叔黨登車以物障其前約行十餘里抵脩廊入一小殿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埽黨再拜承命湏臾而成上起身縱觀錫賚極渥復循廊登輿而出亦不知經從何地但歸来如夢復如癡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曾雲巢畫草蟲子問何所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

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物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圖繪寶鑑曰米友仁元章子能傳家學煙雲變滅林泉㸃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　又曰李昭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為能余以重密為巧吾一派不讓文湖州也　瑯嬛記曰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脩竹亦自興致不能自休　圖繪寶鑑曰耶律托色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因傷

而仆者題予乃繪其狀以示宋咸嗟神妙　中州集曰金蓮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　楊升菴集曰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　元史曰英宗居東宮大司農達實布哈畫豳風圖以進帝命置圖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張士信使人持絹以幣求倪元鎮畫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為

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　妮古録曰倪迂畫可

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宗法稍加蕭散耳吳仲

圭大有神氣黄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

家未洗縱横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虚

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

之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陸深金臺

紀聞曰周元素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元素

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摹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援毫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列朝詩小傳曰王履工繪事嘗遊華山見奇秀天成因屏去畫家舊習作圖四十幅有問何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如是而已　又曰高㲄畫居逸品有宋生者病瘧㲄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及奇石脩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

良已　王弇州四部稾曰沈周字啓南凡宋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或謂倣諸家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盖老筆過之也　列朝詩小傳曰何景明為中書時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謝曰好畫無汚吾題也其氣節如此　又曰史忠號癡翁嘗訪沈石田於吳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史潑墨成山水不通姓名而去石田曰此必金陵史癡也　又曰顧益卿開府遼陽以兩箑求董文敏畫一為益卿一為山人王承父乃畫承

父而返孟卿簪裾馬上君子未嘗得一筆

畫三

原五彩 **八物** 書曰作繪宗彝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彝宗廟彝器畫為文章也　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注畫此八物於衣服也 **成文** **比象** 禮曰五色成文而不亂　傳曰五色比象昭其文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謂車服三辰日月星辰也 **彰施** **象則** 書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左傳則而象之 **受采** **設色** 禮白受采 下見畫一 **善惡** **難易** 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禮也　韓非曰畫狗馬者難為功圖鬼神者易為功 **畫虎** **畫蛇** 馬援戒兄子曰學杜季良

不成猶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國策爲蛇畫足

畫堂　漢太子生於甲觀畫堂

藻梲　子曰臧文仲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注畫梲爲草文也

指趣　儀形　心匠　天真　目想　心存　手澤　筆精　增六法　三品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　圖繪寶鑑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絶傅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謂之能品

八格　十門　潛確類書曰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澹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煙出沒野徑紆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宣和畫譜曰畫凡十門道釋門人物門宮室門番族門龍魚門山水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蔬果門

三史　四聖　唐張

彥遠名畫記曰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諸雜迹為百家又曰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

五等

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

六要

圖繪寶鑑曰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来自然五也師學舍短六也

全馬

名畫記曰李伯時工畫馬每過太僕廨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於胷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

成竹

東坡記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

即逝

潑絹 投縑 朱景元畫斷曰王洽善潑墨故號王墨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腳蹋手抴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汙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叩門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來則所謂鬼使者

繪圖 影壁 山堂肆考曰宋熙寧七年久旱百姓遷移逃竄鄭俠繪流民圖以獻也 宋鄧椿畫繼曰楊惠之塑山水於壁郭熙見之遂出新意令圬者以手搶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迹暈成峯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耳鑒 臥遊 夢溪筆談曰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 名畫記曰宋宗炳嘗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遊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

吹雲 彈雪

又曰古人畫雲霑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列朝詩小傳曰陳汝言訪王叔明會大雪欲圖雪景而難於設色汝言沈思曰得之矣為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叫絶

色設意匠　孔帖曰周長史倫得色設常理采色於簷下旋取飛用　杜甫丹青引曰詔謂將軍拂絹素意象慘澹經營中

墨暈　白描　畫鑑曰花光長老仲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圖繪寶鑑曰趙孟堅善水墨白描瀟灑　類書曰李公麟工白描人物

八駿　六鶴　見聞志曰周穆王八駿圖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素上為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然逸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摸寫之　又曰黃筌寫六鶴一曰唳天二曰警露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梳翎六曰顧步

通靈　入神　上詳畫二　山堂肆考曰唐王維字摩詰畫師入神名盛開元天寶間

刺心 封臂 宣和畫譜曰顧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 圖繪寶鑑曰戴琬宣政間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畫故傳世者鮮

畫隱 畫禪 妮古錄曰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底畫隱字未經人用文五峯却有此印 又曰董玄宰有印曰畫禪

傳模 畫被 見聞志曰獻穆公主喪明仁宗親畫龍樹菩薩命待詔傳模鏤版印施 宣和畫譜曰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初喜畫馬有道人教以不可習恐流入馬趣公麟悟其旨更為佛道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狀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

自娛 返購 圖畫見聞志曰李成山水寒林神化精靈絕人遠甚開寶中都下王公貴戚屢馳書延請成多不荅學不為人自娛而已 圖繪寶鑑曰明姚綬畫法吳仲圭三絕之亞擘成圖或售於人厚價返

購之自重如此

原寫龍形　圖佛像　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寫龍形於是天龍聞之而下葉公驚走乃知所好非眞龍　後漢書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增

早入室　遠擅場　杜詩曹將軍丹青引曰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又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無聲詩　沒骨圖　圖繪寶鑑曰明毛良寫山水師米元章雲霞出沒有天然之妙著無聲詩曲盡畫法之奧　圖畫見聞志曰李少保端願有圖一面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臣黃居寀等定列上品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

金錯刀　玉畫叉　宣和畫譜曰南唐後主李煜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凡別為一格故唐希雅初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畫竹乃如書法有顫掣之狀　圖畫見聞志曰張文懿性喜書

畫今古圖軸襞積繁夥銓量必當愛護尤勤每張畫必先施帟幕畫又以白玉為之

倒影牛 又曰胡九齡工畫臨水倒影牛人多稱之

走水獺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羣獺集焉

蠭蝶至 雷雨垂 蒓光錄曰王耕善畫牡丹最佳春日張於庭廡間則蠭蝶萃至 下見杜甫題韋偃雙松歌

麋鹿姿 龍鳳質 山堂肆考曰宋朱元晦贈郭拱辰序云拱辰嘗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東坡贈寫御容妙善師詩曰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猨與獐

傳神竹 寫生花 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 東齋記事曰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露綰欄諦玩手中調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

露天眞 奪造化 圖繪寶鑑曰米芾天眞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下見畫二

五大

水　三時山 圖畫見聞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傳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果有一筆超騰回搨寶逾五丈　又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三時山

埽驊騮　傳蝴蝶 杜詩曰戲拈禿筆掃驊騮倏見麒麟出東壁　宣和畫譜曰唐滕王元嬰善作蜂蝶能巧之外曲盡精理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者是也

善命意　俱忘形 又曰道士徐知常畫神仙事蹟明其本末位置有序仙風道骨飄飄凌雲蓋善命意者也　山谷題黃斌老畫竹詩曰酒澆胷次不能平吐出蒼竹歲崢嶸臥龍偃蹇雷不驚公與此竹俱忘形

止啼兒　下歌女 夷堅續志曰元澹善畫嘗至僧寺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間後過夜有兒啼聲僧怪之以語澹澹笑曰欲止啼甚易耳舉筆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

下歌曰佇佇少女蹋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士人吒之忽上屏

六扇屏 **八幅障** 歷代名畫記曰薛少保稷外祖魏文貞公富有書畫稷銳意摸學善花鳥人物畫鶴尤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 又曰張璪工樹石山水嘗畫八幅山水障在長安平原里

洗煩惱 **奪精神** 畫繼曰仲仁住衡州花光山為山谷作梅數枝及煙外遠山山谷乃作詩記卷末雅聞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峯倚晴昊 又曰朱漸宣和間寫六殿御容俗云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

漆點睛 **彩塗白** 畫繼曰徽宗筆墨天成衆體兼備獨注意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及也 又曰西天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布為之先施五藏於畫背乃圖五彩於畫面以金或朱紅

作地謂牛皮膠為觸故用桃膠合柳枝水甚堅漬中國不得其訣也

曹吳體　褒鄂骨

張彥遠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工畫梵像唐吳道子筆勢圜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胡銓贈劉琮序曰鄉老劉琮慶先天機清到得金粟影筆法恨無褒鄂之丰骨以發其奇逢

貓逼鼠　雉驚鷹

圖繪寶鑑曰宋靳青絳之驛卒也遇異人得道畫貓能逼鼠　宣和畫譜曰黃筌成都人以工畫得名資諸家之善而筆意豪贍脫去格律廣政癸丑歲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陛之下誤認雉為生掣臂者數四蜀主孟昶嗟異

寒熱圖

生枯筆

注並見前

十二忌　十三科

潛確類書元饒自然曰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柏密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

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雜錯十一曰濃澹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畫鑑曰世俗論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

飛雲光　卷寒雨

畫繼曰王詵字晉卿尚蜀國公主從事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東坡贈詩云錦囊犀軸堆象牀叉竿連幅飛雲光　林子來題文與可山水詩曰經思天邊望歸路錯認江鄉舊洲渚能傳萬里在尺素揮灑秋毫卷寒雨

三花馬　五色筆

圖畫見聞志曰唐開元天寶間世尚輕肥三花飾馬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翦騣為三辮白樂天詩云鳳牋書五色馬騣翦三花　李總大唐奇事曰廉廣者魯人也因采藥於泰山遇一人有若隱士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但密藏焉因懷中取出五色筆以授之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知其事命廣畫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

戰其夕雨處鬼兵出戰李及趙不敢留遂毀所畫

通神手　生春手

炙轂子曰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真通神佳手也　王氏彙苑曰張藻畫松應手生春枝則潤澤如春

呼眞眞　叫奇奇

杜荀鶴松窗雜記曰唐進士趙顔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曰世無其人也如可生願納為妻畫者曰此名眞眞呼之百日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顔如其言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眞眞謂顔曰妾南嶽仙也無何圖妾形呼妾名既不奪君願而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即上軟障嘔出先所飲酒覩舊畫已添一孩子　圖繪寶鑑曰王元通工山水師李成為人豪逸每畫竟大叫奇奇數聲乃得意筆也

三笑圖　百戲圖

山堂肆考曰東坡書三笑圖後云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

者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意　又曰蜀石恪滑稽玩世畫筆豪放嘗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殽及執事左右皆各述其情態　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

巾濡墨　髻抵絹 畫鑑曰陳容公儲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　名畫記曰王默醉後以頭髻取墨抵於絹畫

原桓玄竊畫　元君圖畫 顧愷之以一廚畫寄桓玄玄發廚後竊之而緘閉如故愷之直云妙畫通神變化去矣下見畫二

點屏成蠅　誤筆成牛 曹不興誤點屏風因就畫為蠅孫權謂是真以手彈之　王獻之善丹青桓温使畫扇筆誤落因畫為駁犢牛甚妙

僧繇點眼　周昉傳神 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為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工天不點睛者

猶在　雜色後素　舐筆和墨周禮凡畫繪事雜五色後素功注云素白采是也

下見畫二　象生於意　物無遁形　擬諸形容　象其物宜　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　增藝畫術畫　法畫界畫圖畫見聞志曰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令於庭之東隅畫野雀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令黃筌於庭之西隅畫野雀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　潛確類書曰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法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　刮造化窟　竊天地工杜詩畫鶻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司馬君實謝人惠草蟲扇詩曰吳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工　遠澹近濃　畫見夜隱唐吳

融畫山水歌曰一片石數株松遠又澹近又濃不出門庭三五步望見江山幾萬重　海外記曰宋太宗時李至獻畫牛晝則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莫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晝隱夜見又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上見畫二

李彭詩曰往時李成寫驟雨萬里古色毫端聚人行深藏鳥不度便覺非復鵝溪素

師物師心　得神得骨

宣和畫譜曰范寬始學李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　名畫記曰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

圖凌煙閣　繪太液亭

名畫記曰閻立本朝廷號為丹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工自為贊　唐書曰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

觀覽馬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圖畫見聞志曰梁駙馬都尉趙嵒酷好畫事獨推至鑒𧫴令胡翼品第畫府優劣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示醫去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塗有經數次方合意者時人謂之趙家畫選場　名畫記曰漢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

舞劒助畫　擊鼓成圖

明皇雜録曰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寺辟道元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為舞道元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孔帖曰張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大歷中顔子畫山水布絹於地使數人吹角擊鼓顔子著綿襖綿纏頭飲酒半酣取墨汁寫之

寫貌懸堂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唐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謂朱滔使曰聞朱公貌如神願因繪事而覲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括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傳神忽

一人敝衣顱額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囊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髯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椎也求者輻輳許貪畫值每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

玉堂設檻　晶餅增花　圖畫見聞志曰玉堂北舊有董羽畫水筆力遒勁勢若搖動其下一二尺頗為雨壞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宮囑同院韓丕使召名筆完葺之韓乃呼工之赤白者朽墁其半而用朱畫闌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　又曰孫知微字太古畫壽寧九曜令童仁益輩設色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花於餅中知微既見愀然曰餅所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則奚以花為嗟乎畫蛇著足失之遠矣

壁上丹青　殿中綵繪　湖海奇聞曰尤孔昭

後園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戲曰得伊豈吝千金及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女捧榼進曰妾鄰女也郎君賞月特助清宵之歡孔昭留宿月餘忽不至畫亦亡唐張讀宣室志曰長安雲花寺殿宇初成有二少年來謁曰某善畫者也寺僧欲閲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入殿宇約曰從此去七日愼勿啟戶凡六日無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發戶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殿中綵繪儼若惟西北牖未畫飾焉

雲峰畫範　溪山畫筍

圖畫見聞志曰程院深少為伶官會擊鼓忘其節奏太守面詰之乃曰院深雖賤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聳奇峰堪為畫範難明兩視忽亂五聲　宋王炎題遠山平林圖詩是處溪山皆畫筍

蔡邕三美　鄭虔三絶

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工書畫善鼓琴年六十一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

為贊及書時稱三美 孔帖曰唐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解衣槃礴 登樓揮染

圖繪寶鑑曰王洽能潑墨成畫沈酣之後解衣般礴脫去筆墨畦町自成一種意度 天中記曰顧駿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之

王宰真跡 惠崇小景

見後杜詩 山堂肆考曰僧惠崇善畫鵝鴈鷗鷺尤工於小景

寒汀煙渚 疊嶂危峰

潛確類書曰荊公詩注云僧惠崇善為寒汀煙渚瀟灑虛曠之狀 又曰李成營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世稱為第一史館劉鰲見成山水圖愛之有詩曰六幅冰綃挂翠庭危峯疊嶂鬭崢嶸却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為實錄

六馬滾塵 五龍生霧

龍城錄曰唐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

皇最愛玉面花驄謂風駿霧鬃纖悉備具後辟上止存五馬信知神物變化不測也　文苑彙雋曰唐吴道子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天將大雨即生煙霧

纖意　新意

至藝　絶藝

圖畫見聞志曰僧居寧妙工草蟲梅聖俞贈詩云草根有纖意醉墨得已熟又謝赫古畫品録曰顧駿之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庖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又曰劉永徧求諸家山水求其所長而倣之一日復覩闕仝畫俄歎曰是乃得名至藝者乎宣和畫譜曰侯翌學吴道子作道釋落墨清駛行筆勁峻峭拔而秀絢麗而雅畫家之絶藝也

金碧輝映　峰巒清深

圖繪寶鑑曰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絶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　又曰董源樹石幽潤峰巒清深議者謂得山之神氣

形影自分　向背不失

圖繪寶鑑

曰劉宗道作照盆孩兒以手指水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畫繼曰程堂好畫鳳尾竹其梢極重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

日中月季　正午牡丹

又曰徽宗建龍德宫成圖畫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為誰褒錫甚寵皆莫測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蘂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歸田録曰歐公得一古畫牡丹下有貓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朝暮不同黑睛如線乃正午貓眼也

現相觀音　應運羅漢

畫繼曰僧智平畫觀音南商毛大節得其像以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良久之間已數千里　圖畫見聞志曰王齊翰工畫佛道人物開寶末有步卒李貴入佛寺得所畫羅漢十六軸尋為商賈劉元嗣購得齎入京師復於一僧處質錢後僧

以過期拒贖因成爭訟時太宗尹京督出其畫覽之嘉歎遂留畫厚賜而釋之經十六日太宗登極後名應運羅漢

十光佛像　六殿御容　宣室志曰興福寺有隋朝佛堂蔡生畫十光佛於北壁貞觀初寺僧以年月稍久欲新其製忽一日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席食畢偕起入堂忽不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堂中十光佛其風度與十人衆同自是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見前　下

無朝市氣　得滄洲趣　圖繪寶鑑曰王齊翰金陵人事江南李後主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巖幽广無一點朝市風埃氣　圖繪見聞志曰皇弟嘉王畫墨竹圖位置巧變復跋状鰕魚蒲藻筍籜蘆花雖居紫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

夙世餘習　前身畫師　宣和畫譜曰李得柔祖守濮州有道士尹可元者犯法當死因緩之以免尹妙丹青臨羽化日自念云願

生李族以報厚德後得柔母夢一黄冠来扣門㾓果生子令得柔是也得柔幼喜讀書工詩文至於丹青之技不學而能益驗其夙世之餘習焉

王摩詰 工畫嘗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成則驚人 **出遠無對**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韋道豐江夏人善畫寒林逸思奇僻不拘小節當代珍之

筆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驚人 下見後黄庭堅詩

醉中灑壁 **醒後畫地** 談曰永嘉僧釋仁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是畫松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中顧竹壁取拭盤布濡墨灑其上来日少增脩為狂根枯枿人服其神　東齋記事曰蜀李懷衮善畫山水雖夜中酒醒或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遅明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畫也

精神清潤 **態度纖濃** 圖繪寶鑑曰趙伯駒字千里善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精神清潤能別狀貌使人望

而知其詳也　宋岳珂程史曰李龍眠所作賢已圖態度纖濃曲盡其妙

咄咄逼真　多多益壯

圖繪寶鑑曰元陳琳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見畫臨摸咄咄逼真論者謂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圖畫見聞志曰郭熙工畫山水寒林施為巧贍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胷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今之世為獨絕矣

畫家三祖　畫師三靄

山堂肆考曰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為畫家三祖　又曰沙門元靄又有李靄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士又有李靄俱善畫號畫師三靄

禱獅瘧愈　唾姬病痊

入朝窮怪録曰顧光寶能畫有陸溉患瘧經年不療光寶乃以墨圖一獅子令於户外牓之謂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令家人焚香拜之是夕户外聞有窸窣聲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溉病乃愈　南史曰

劉瑱字士温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瑱乃令畫王像並圖王平生寵姬共照鏡如欲偶寢狀密使媪示妃妃見畫乃唾之罵曰故宜其早死也於是情遂歇病亦痊

盧舍那光 維摩詰光

名畫記曰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夜恒有光發於屋壁 又曰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户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将欲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

不古不今 半隱半見

圖繪寶鑑曰駙馬都尉王詵能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 畫繼曰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題其所作秋溪煙竹云深墨

畫竹竹明白澹墨畫竹竹帶煙高堂忽爾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

無墨無筆　有畫有詩

邵氏聞見録曰荆浩云山水之學吴道子為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

蘇東坡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模寫紙窗　影落縑素

圖繪寶鑑曰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紙窗明日視之生意俱足　宣和畫譜曰端獻魏王夫人王氏以澹墨寫竹整整斜斜斜曲畫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縑素之間也

不可貨取　難以強求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元鎮晚年流落泊然居貧有富人厚幣贄謁乃笑曰若亦知有我乎　及出扇索畫元鎮不悅裂其幣曰吾畫不可以貨取也　畫繼曰張昌嗣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強求之必詬罵而走

恥為畫師　號為畫聖

宣和畫譜曰唐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喜見顏色詔坐者賦詩召閻立本寫焉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時立本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顧視坐者媿而汗下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召遂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 下見上文

自作一格 獨成一家 圖繪寶鑑曰道士蕭太虛墨竹墨梅有山林清幽氣象題名作陰文篆字於石上如石刻然自作一格清奇可愛 又曰王冕墨梅萬蘂千花獨成一家

難寫精微 兼移情性 山堂肆考曰宋胡邦衡云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畫斷曰郭汾陽壻趙縱令韓幹周昉各為寫真一日汾陽指問女曰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趙郎形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

釜中龍躍 壁上馬鳴 孔帖曰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中霧起見二

龍騰躍穿壁而去　名畫記曰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聞啼齧有長嘶聲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啟南詩曰筆蹤要是存蒼潤畫法還應入沈有無

不事小巧　尤工遠勢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李坡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巧　杜詩曰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賸水殘山　圖繪寶鑑曰戩恴淳工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袴烏巾黃履不遺毫髮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間有十里光景　又曰郭文通善山水布置茂密長陵最愛之有言馬遠夏珪者輒斥之曰是殘山賸水宋偏安之物也

莊周垂綸　彭祖觀井　註見上文　山堂肆考曰宋陳靖作彭祖觀井圖銘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繪事之工予無所取所慕

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蹈蹐而迎視兢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是與

鬬牛掉尾　飛雁展頭　仇池筆記曰有藏戴嵩牛鬬圖與客觀者旁有一牧童曰牛鬬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非也　又曰黃筌畫飛雁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無兩展者

崔白翎毛　趙昌花果　山堂肆考曰濠梁崔白雖以敗荷鳧雁得名然尤精於花竹翎毛　圖繪寶鑑曰趙昌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

輕煙遠岫　薄靄平林　臺閣古雅　人物清奇　張圖雲韶院　援毫金波亭　圖畫見聞志曰保壽寺本高力士宅時李涿性好奇古嘗與寺僧同觀寺庫中舊物於破甕內得張宣所畫石橋圖乃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後傳入禁中宣敎取之帝好古一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　見上畫

師三靄注

墨池三兩花　鳳樓十八恐　妮古録曰趙魏公秀王之後子仲穆作墨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閒之不復作蘭　圖畫見聞志曰王士元畫法特高有伊尹負鼎鳳樓十八恐四時山水等圖傳於世　起雙龍於霧外　映五彩於水中　每留素以成雲　或借地而為雪　怪石虎蹲於路隅　瀑布練飛於林表　覽花蜨而發餘思　養蟲魚以資異趣　麗組長纓得威儀之撙節　柔姿綽態盡容止之幽閒　十月車徒流水浮雲之勢　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娱　飛觀層

樓閣以喬林嘉樹　碧潭素瀨糅以芳草新英　中遺巧飾合毫擅乎六長　外若混成破壘得其三昧　倚牆寫景具丘壑於胸中　入殿呈圖挾風濤於筆底　拂霧吟風瀟灑極橝欒之狀　駢柯攢影輪囷盡偃蓋之形　錦囊犀軸象牀堆希世之珍　粉本生綃寶蹟擁通神之玩

畫四

增三古　太平御覽曰名畫記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宋為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

留天地位郭熙林泉高致曰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

神盤意谿又曰畫之處所須冬燠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谿

三停九似圖畫見聞志曰畫龍者析出三停自首至髆髆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縑作帷囊名畫記曰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

戴逵隱帳畫繼曰戴逵嘗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

左圓右方張鷟朝野僉載曰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足書一絕六事齊舉號神仙童子

地獄變相名畫記曰張孝師曽死復蘇具見冥中事故吳道子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相名畫錄曰長安景公

寺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都人咸觀懼罪脩善兩市屠酤經月不售

圖鍾馗像宋沈括補筆談

曰明皇疾將踰月巫醫不能治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刳小者目擘而啖之奏曰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妖孽夢覺疾即瘳乃召吳道子圖之道子承旨恍若有睹立圖以進工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

吳裝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所畫牆壁卷軸落筆雄勁而傅彩簡澹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謂之吳裝

僧房破具盧氏雜說曰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於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盡踏破僧惱亂不堪僧知是道子為之懇塗却畫乃已

木劒帷帽名畫記曰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劒閻令公畫昭君著帷帽不知木劒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

岐王石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置罘罳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風雨飛去

韋四足

畫斷曰韋無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韋四足曾貌外國所獻獅子酷肖其真後獅已放歸本國持圖觀覽百獸皆懼

風雲隨筆

明皇雜録曰開元中於龍池新創一殿召馮紹正畫壁紹正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鷂

見聞志曰鍾隱欲師郭乾暉筆法不得乃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也一日隱畫一鷂於壁乾暉驚曰子得非鍾隱乎隱再拜具道所以乾暉喜曰孺子可教也乃善遇之丈席以講畫道隱遂馳名

放筆奪真

圖畫見聞志曰梁相國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覩舍前牡丹盛開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真矣後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蝶爭來

雙栢一石

唐李

約集曰有士人家藏張璪松石障士人云亡兵部李員外約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裏矣惟得兩幅雙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

裂鮫綃 宣和畫譜曰張璪字文通善畫松石山水孫何嘗有詩曰誰知張璪工松石擬裂鮫綃畫作圖

遊戲丹青 圖繪寶鑑曰姚思元作紫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世俗非止遊戲丹青而自娛悅者

夢中神授 名畫記曰吳恬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者凡百餘面自云初夢深有神人指授畫法

墜筆成畫 圖畫見聞志曰高道興用筆神速觸類皆精時諺云高君墜筆亦成畫

二藝爭鋒 又曰唐末處士孫位於成都應天寺門左壁畫坐天王部從筆鋒狂縱至孟蜀時有匡山處士景煥觀位畫激發高興遂畫右壁天王以對之二藝爭鋒一時壯觀

工畫龍水 圖繪寶鑑曰孫位改名遇工畫龍水光啟中畫應天寺壁勢若飛動 南本

畫火

圖畫見聞志曰張南本精畫火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驟覩炎炎之勢驚怛幾仆

八年不就

宣和畫譜曰曹仲元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坐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曰仲元繪上天本樣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

亡言師

名畫錄曰李成得張璪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畫善遂出意寫蜀景山川平遠心師造化意出前賢每含毫素必有新奇好事得之為箱篋珍後學得之為亡言師

夜宴圖

宣和畫譜曰韓熙載以貴游世胄不復拘制偽主李氏頗聞其荒縱欲見尊俎間觥籌交錯之態乃命顧宏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遂傳有韓熙載夜宴圖

古畫補足

名畫錄曰蜀王夜夢一人立於殿陷跛一足曰請脩理之翌日檢他籍見古畫即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左足遂命蒲師訓重脩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

得

手應心 宋郭思畫論曰諺云黃荃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

丹青參商 見聞志曰蜀先主既下蜀謁僖宗御容於時繪壁百寮塗去田令孜陳太師二人先主曰吾與田陳本無讐恨圖覇之道彼此血刃豈與丹青為參商乎

鋪殿花 又曰江南徐熙輩有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豔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蠭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

刀頭燕尾 又曰趙元輔工畫佛道兼精蕃馮筆鋒勁利名刀頭燕尾

張飛鼠 洞天清錄曰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不守繩墨 圖繪寶鑑曰石恪工佛道人物始師張南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多作戲筆人物詭形殊狀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皆粗筆成之

賢已圖 宋岳珂桯史曰李龍眠所作賢已圖見者皆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睨之曰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

耶衆怪請其故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盃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風鳶引線 見聞志曰郭忠恕善畫屋木林石格非師授有設紈素求圖畫者必怒而去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酎屢以情言忠恕取紙一軸首畫一丱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鳶中引一線長數丈富家子不以為奇遂謝絶

神仙狂筆 東坡詩曰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

李成皴法 宋米芾畫史曰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三家山水 圖畫見聞志曰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

春江曉景 石林燕語曰郭熙於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為最工

構亭張圖 又曰丁晉公典金陵陛辭之日真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諭晉公曰

卿到金陵日可選一絕景張此圖晉公至金陵乃於城之西北隅構亭曰賞心遂施圖於巨屏到者莫不以此為佳觀

潛寫御容 宣和畫譜曰武宗元特喜丹青嘗於西京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赤明和陽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宗火德王故也真宗幸上清宮忽見御容驚曰此真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

江神留畫 畫史曰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得過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遂止乃渡

雨脚畫 宣和畫譜曰僧巨然所作雨脚如有爽氣襲人

眉後三紋 東坡傳神記曰吾嘗見僧維真畫曾魯公像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作俯首仰視眉揚而頻蹙者遂大似

洗綺紈習 宣和畫譜曰宗室士雷以丹青馳譽於時作鴈鶩鷗鷺溪塘汀渚有詩人思致蓋胷次洗盡綺

紈之習故幽尋雅趣落筆與畫工並馳

鸞鳳鴛鴦手 又曰宗婦曹氏雅擅丹青嘗畫桃溪柳岸圖極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迴文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鴛鴦手能寫桃溪柳岸圖

索燭對畫 又曰劉常善畫花竹名重江左時米芾赴書學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畫折枝桃花獻者芾置之屏間坐臥其下夜索燭與對若相晤言賞歎累月

圖孔雀 畫繼曰徽宗見孔雀欲升藤墩召畫院衆史圖之皆未稱旨上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咸歎服

塗牖穴屋 后山談叢曰宣城包鼎每畫虎埽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東坡墨竹 畫繼曰蘇東坡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以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

以篆筆畫 畫史曰章友直善畫龜蛇以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

篆筆畫碁盤

畫水掀壁 畫繼曰閻丘秀才長於畫水筆筆相似自成一家嘗畫五嶽觀壁凡作水先畫浪頭然後畫水紋驚濤洶涌勢欲掀壁

三朶花 又曰房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朶花名之能自寫真東坡作詩曰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皆草書法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曰宋僧子温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假其真者鬚葉枝梗皆草書法也

燕家景 畫繼曰燕文季工畫山水清雅秀媚嘗作四時景畫院謂之燕家景

為措大殃 又曰宣亨辭徽宗去京命畫者甚衆頗厭苦之每云上嘗戒我勿出必為措大所殃今果然也

雨餘螮蝀 又曰眉山道士羅勝先善山水有古意又作雨餘螮蝀可觀

心草蟲 又曰覺心字虛静初作草蟲南僧稱為心草蟲

章得象 歐陽修歸

田錄曰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詼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觀音真相　圖繪寶鑑曰賀六待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觀音化為勾者求畫遂得真相其名益彰

兩京絕筆　畫繼曰韓若拙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皆有數政宣間兩京推為絕筆

河東三絕　又曰河東稱三絕者路臯槖駞郝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趙家船　又曰趙孟堅常乘一舟挾雅玩之物吟弄忘寢食過者望而知為趙家書畫船也

無根樹　又曰米友仁元章之子也所作畫甚自秘重雖親舊間亦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

六館二妙　圖繪寶鑑曰建寧艾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名時稱六館二妙

橫塘野景　又曰處士朱象先嘉泰間人號

西湖隱士作人物山水横塘野景以畫易酒日在醉鄉

一筆畫

又曰趙子雲能作一筆畫凡寫人面及手指畫頗工至衣摺則一如草符篆一筆而就蓋不欲蹈襲自成一家耳

寫真神妙

集事淵海曰耶律尼嚕字海蘭六院額爾奇木巴固濟之後風神爽秀工於畫以寫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餅花隅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墨戲

圖繪寶鑑曰海陵王嘗作墨戲喜畫方竹

寶書玉軸

張翥題李早三馬圖曰金源六葉全盛年明昌政似宣和前寶書玉軸充內府時以李早方龍眠

作鈎勒法

圖繪寶鑑曰張遜吳郡人善畫竹作鈎勒法妙絕當世

胸中逸氣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倪元鎮嘗自題畫竹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

數年

一幅劉昌懋筍瓚搽曰王孟端中書山水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呼之不應謂同行者曰此必與我索畫耳黔公又造其第求之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吾故人也吾寄之待彼與求耳

聞簫寫竹列朝詩小傳曰王紱工畫每遊覽遇長廊素壁輒索酒引滿淋漓埽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則拂袖而起嘗在京邸月下聞簫聲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為簫聲來以簫材報之其人持紅氍毹為餽乞再寫紱大笑裂前畫而還其餽

八面生動圖繪寶鑑曰李在莆田人山水細潤者宗郭熙豪放者宗夏珪馬遠其人物評者謂八面生動故四方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郭瓚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巧藝部五畫

畫五

增詩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眞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踈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唐徐安貞題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遊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

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

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詩曰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潨雲漢來聞君寫眞圖島嶼備縈廻石黛刷幽草曽青澤古苔幽緘儻相傳何必向天涯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詩曰眞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峯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

嶫若可陟想像徒盈歎杳與眞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兹得消散　又燭照山水壁畫歌曰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嶫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又粉圖山水歌曰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

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埽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緜三江七澤盡洄泓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揺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峯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崖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

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眞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逖奉和李右相書壁畫山水詩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户牖三峽繞簷楹花柳窮年發煙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沖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載榮　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詩曰瀍埽荆門煙明標赤城燒青葱林間嶺隱見淮海徼援毫無逃境遂展千

里眺　岑參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詩曰相府徵墨妙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廬霍横座中忽疑鳳皇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天際峯晝日恒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春冬擔錫香爐緇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彌濃喧幽趣頗異出處事不同請君為蒼生未可追赤松　杜甫薛少保畫鶴詩曰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

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眞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馴　又題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詩曰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

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韝上　又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曰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又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詩曰沱水臨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櫱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元圃外

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絶幽襟與激昂從來謝太傅邱
壑道難忘　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曰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
崐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
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水
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
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淞半江水　又劉少府新畫山水
障歌曰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埽却

赤縣圖乘輿遺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逺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飜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逺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㱿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韈從此始　又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曰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榦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又題韋偃為雙松圖歌

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絶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廻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黒入太隂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龎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又畫鶻行曰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

滃㨹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翩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又觀曹將軍畫馬圖詩曰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黄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内府殷紅瑪瑙盤倢伃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

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絶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廵幸新豐宫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又丹青引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熏殿淩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襃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
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彫喪將軍盡善蓋有
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
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
曰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
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
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為　郎士元題劉

相三湘圖詩曰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元稹畫松詩曰張璪畫古松往往得神骨翠帚埽春風枯龍戛寒月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纖枝無瀟灑頑幹空突兀乃悟塵埃心難狀煙霄質我去淅陽山深山看真物　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詩曰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顔不動紫毫輕初分隆準山河秀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遥驚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顧況范山人畫

山水歌曰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繞山川身不行

白居易畫竹歌曰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眞丹青以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西叢七莖勁而健曾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别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絶筆時從今此竹猶難得

裴諧僧處士桃花圖歌

曰一從天寳王維死於今始遇脩夫子能向鮫綃四幅中丹青暗與春爭工向芒若見應羞殺暈緑匀紅漸分别堪憐彩筆似東風一朶一枝隨手發燕支乍濕如含露引得嬌鶯癡不去多少遊蜂盡日飛看徧花心求入

處工夫妙麗實絕奇似對韶光好時節偏宜留著待深冬鋪向樓前延霜雪　宋韓琦觀胡九齡畫牛詩曰江天雨雪易溟濛風勢掀號摧古木攲斜蓑笠趁牛歸蕭疎暮景煙邨宿奇哉胡彖老筆不可到戴叟重生須死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思未熟牛於生民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辱胡君胡君聽我言別選輕綃成巨軸寫出區區耒耜勤貴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蘇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曰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

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飜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

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又韓幹馬十四匹詩曰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朱子題祝生畫詩曰裴侯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祕不

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挲三太息問君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為敵苔云衢州老祝翁冒次自有陰陽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咳雲吐雨呼雷風昨來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然妙處容我識為我埽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電裴侯已死我亦衰祇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鬚不變筆下江山轉蔥蒨為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樓鑰催老融墨戲詩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

命　王庭珪題惠崇畫秋江兒雁詩曰老崇學畫如學
禪中年悟入理或然　何夢桂和南山弟虎圖行曰高
堂突兀生崇岡於菟眼電牙磨霜古言市虎人不信誰
信挾一來座傍衆犬僵仆兒輩走猛士腰弩成蹶張老
翁卒見亦驚怪更欲騎取參西皇乾坤沴氣產尤物誰
為驅雷入神筆古樹蕭蕭風刁刁陰崖幽幽雲墨墨横
行贔屭不畏人弄子庭除成穴窟藍田飲羽驚夜行今
乃捋鬚當白日畫圖畫虎心自知觸目或疑猶喘息世

間多少涪郚民毛爪未完心已易　金党懷英題春雲出谷圖詩曰春雲乍出山有無春雲已去春山孤山光空濛不可寫正要雲氣相縈紆山吞雲吐變明晦半與巖谷生朝晡輕林蕭蕭暗溪樹餘影漠漠開樵居舟人檥櫂並沙尾坐看縹緲揺空虛巧分天趣出畫外韻遠不與丹青俱令人重古不知畫但愛屋漏煙煤汙惜哉東坡不及見此本詩中獨有疊嶂煙江圖　高永跋段志寧山水詩曰蒼壁雲氣湧長松風雨寒湍流劈山出

玉虹飲溪灣胷中無雲夢筆底無江山想見破墨初布袖蛟龍蟠壯觀駭心魄萬象本自閒寒齋靜相對遠意空追攀　元陳深駿馬圖詩曰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丹青亦希有開圖欻見神駿姿對酒高歌雄劒吼祇今騏驥困鹽車落日長鳴漫昂首蚩蚩俗眼迷天機相士嫖貧馬嫌瘦　趙孟頫題畫山水圖詩曰移得山川勝坐來煙霧空窗中列遠岫堂上見青楓巖樹參差緑林花掩冉紅鳥飛天路迴人去野橋通邨晚留遲日樓高

納忮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童疑聽孫登嘯將無顧
愷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與難窮碧瓦開蓮宇丹樓聳竹
宮亂泉鳴石上孤嶼出江中藉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
煩渠添釣艇著我一漁翁　又題墨雁詩曰鴻雁棲棲
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羡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虞集子昂墨竹詩曰子昂墨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
風古來篆籒法已絶止有木葉雕蟲黃金錯刀交屈
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眞宰愁雲暗蒼梧泣湘

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當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又畫鶴詩曰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長鳴闊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借懸素壁憶真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絶棲泊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驅山奔海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　柳貫煙江疊嶂圖歌曰君

不見帝壻王家寶繪堂山川潑墨開洪荒重江疊嶂詩
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叟伸紙
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騷藏澤藪白雲
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射我眸我為
搴芳歌遠游胷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所無滄洲我疑
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溟一觴豆瑣細
弗遺囊楮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
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埽拈來關董散花禪別出

曹劉斲輪巧披圖我作如是觀毛穎陶泓共聞道嗚呼
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翔麟舍夫毛骨論形似如此
鑒賞焉能眞後來有問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歎　明
劉基題山水圖詩曰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
久祇園道人展横幅觀者稱誇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
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盤古怒地軸坱圠昆侖
剖太陽出海開杳冥嶓冢岷峨大如斗華軒無人清晝
閒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近羅列千雲

鬟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鼉顔罔盤谷轉絶徑
路但見湖水迴瓊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挂帆北船
檥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煙裏夜深小龍行雨
歸宫亭月落彭郎磯旌陽步虚盧老和雜佩散作虹蜺
飛百年塵世眞夢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遊何處成渺
茫一曲狂歌數行淚青邱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
無瑶臺三島消息斷安得羽翼歸清都　王冕題趙千
里夜潮圖詩日去年夜渡西陵關待渡兀立江上灘灘

頭潮來倒雪屋海面月出行金盤水花著人如撒霰過耳斜風快如箭呌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寒煙漠漠天冥冥展玩陡覺心神清便欲吹簫騎大鯨去看海上三山青　倪瓚自題畫曰摩詰畫山時見山不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似郊行及城遊物物歸畫笥為問方厓師孰假孰為眞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　蘇伯衡題春晴江岫圖曰尚書襟懷絶瀟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

數尺新圖為君寫齊山遥接吴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
東風緑徧汀洲草總是歧亭離别情一向江南一江北
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翦得
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隅羅浮掩圖却上高臺望
但見遠海連天流暮歸朝出誰與侶蜃霧蠻煙結悽楚
木棉花落鷓鴣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危素題宋好古
墨竹詩曰我憶東曹粉署郎瑯玕寫就拂雲長祇疑散
步雲林曲獨聽秋聲待晚凉　張以寧題米元暉山水

詩曰高堂曉起山水入古色慘澹神靈集望中冥冥雲氣深祇恐春衣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得歸身在江南圖畫裏令人却憶米元暉　鎦松題葛洪移居圖曰前行白羊四角觺誰其驅者鬅鬙兒猙獰一犬嘷而馳舉鞭護羊訶止之背有囊琴結黑絁嫗後負畫策以追少婦騎牛牛步遲兩兒共載兀不欵大者坐擁斑文貍小者索乳方孩嬉母笑不嗔還呀咿復有鬅者肩童羈引手向翁如反傲蹇驢鼻地行欲疲兩耳

逆豎愁風吹老翁麗着方領頤顧瞻妻子色孔怡似語前言路向夷爾兄在前爾勿癡爾母正念爾弟飢高幘頛奚荷且持藥瓢囊襆何垂垂有挾者柄相參差傍有二卷一解披趁行苦忙奚不知我覯此畫喜復疑問翁為誰莫可推或云葛令之官時移家勾漏乃若茲人生多異在侈靡如此行李胡不宜骨肉在眼無餘資陳嚴作圖眞畫師筆蹟縹緲如飛絲中有妙意世莫窺我吟將為仕者規如不見畫當求詩　王行自題畫詩曰高

館良宵睡思遲葛巾重著半醺時都將滿抱林泉興付與閒窗墨半池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詩曰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　王紱寫晴竹詩曰我愛君家遠城郭繞檐竹色侵簾幙醉中揮翰寫晴梢湘雲一翦春陰薄看來頓覺風氣清耳邊恍若聞秋聲嘯歌到晚不歸去高臥翠陰呼月明　李東陽題王舜耕山水圖詩曰溪聲潺湲雜林壑山勢蜿蜒去還却浮雲欲起未起時半在溪

頭與山脚入空髙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將落更無賸地與閒人縱有紅塵何處著南畝老翁雙鬢斑筆法頗似髙房山少年豪宕老踈放往往醉墨留人間平生畫癖兼山癖一見此圖三歎息媿我不如樓上人日日開窗看秋碧　王守仁題畫詩曰隨處山前著草廬底須松竹偃柴扉天涯遊子何曽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諸峯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顧清題墨菊詩曰郎中畫菊真是菊蒙

泉蒲萄太常竹一時能事并馳聲豈直文章難繼續狂
揮急埽皆稱意不特品高機亦熟西涯坐間生色障一
見當時巳心服不知何日到君家盡洗朱鉛闢清淑疎
篁古木交映帶深淺生枯俱入態敧風一枝驚欲折倚
竹數叢如有待飛鸞墜羽時自壓老蛟蛻骨令人駭張
顛草聖久寂寞何意茲晨忽傾蓋　董其昌題所畫寒
山圖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
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盛時泰題畫詩曰老樹

丁牙鐵作柯亂竹縱橫拂雲起誰知一段秣陵秋寫在癡翁半邊紙癡翁癡翁蓬萊精有時拈筆人皆驚想見臥癡樓上景狂歌醉舞嗚秦箏我本大城山裏客看君圖畫來君宅出門却被强題詩坐對疎棚豆花白

原賦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涕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辭曰惟年命之遒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没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旣銘勒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

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瀸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增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雅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傅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生峨嵋之陽雌黄出嶓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

為此扇為君翳素女與玉琴　玉琴兮珠㰝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載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𡏖度俄然而一代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為綵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紬

唐歐陽詹洪厓子圖賦曰嬌嬌徽君居幽行閒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

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離纖纖以垂帽草芊芊而藉履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覩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遥憐虞仲之貞形如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瑶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峰初霽神飄飄以自遠心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　黄滔誤筆牛賦曰王獻之繢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

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繒雲薄搦金箆以如翦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鵲臨風緬想湍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飄著隱映瑕匿依稀淶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曷從南容之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擒成隨宜演出斯須亡墮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為鋒也無憖賣劒之年墨作池焉豈媿蹊田之日則知負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有俄背偽以歸真況

乎烏文黛暗駮彩花新兒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尚對遥懷食角之因足令飲頴牽懷飯黍動思坐鶩踐葦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糾困殊衣惹而飾繒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閑豈有駕車之意　謝觀誤筆成蠅賦曰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裂素凝壁纖毫露鋒展霜花以雲澣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為之處見不可去之蹤

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恕居太白之上汚實難從由是潤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營營之狀隨筆長薨薨之羽乍若蟋蟀之居壁復類蠨蛸之在户然而迴立素絲不失毫釐俛止樊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黙而識之將起放生之說那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悦目而賞隱映纖絺之内囊螢處中附麗紃組之間牗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

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誘讒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迷避迫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其筆悞懿夫汚不足誚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横舒卒能珍賞翫之不渝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荆浩畫山水賦曰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

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樹觀頂顙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峯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别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賔主之朝揖列羣峯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

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邨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踈而蕭森春景則霧鎖煙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緑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

一色簌簌疎林鴈横煙塞蘆裹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
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澹酒帘孤邨風
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
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
靄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
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疎籬僧
投遠寺帆卸江濱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横或
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

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元微　明何景明畫鶴賦曰何匠氏之殊絶超丹青之矩度寫仙禽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想意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騖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翎而刷霧倚粉壁而騈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髴眞天然之神趣偉玆羽之獨靈考仙經之遺篇鍾淳

曠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迴而内眞儀皎潔而外
宣音獨唳而聞野翼一飛而翀天見樊縶而恥嬰仰海
嶠而思騫朝翺翔於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玄圃之中
秫閬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協雲簫而清嚩隨蜺
駕以遙旋猒倉庚之喈喈淄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鸎
䳍非好殺之鷹鸇拂練光而凝思挹繪采而生憐松團
碧蓋苔斷紫錢徊徘竹下俯仰梅邊翩窮秋而益勁心
寒歲而彌堅謝逋仙於西湖展少保之青田乃若琴尊

寡和山林無主翠巘絶鄰華表誰語路杳杳以失雲庭栖栖而宿雨露凄凄以霑階霜肅肅而入户抗圓吭以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衎衎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遺哀於絶絃悲弔影於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極浦憶煙水而葺巢甘雁鶩以為伍聽夜渚而葦寒食秋塘而蓼苦執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富舍畫彩盈庭錦爍爛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刻犀象兮繡柱鬧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緑俱合意而論形

彼靈質之殊操羞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衆亦飛去
而冥冥恨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
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既獲貯
於廣篋遂薦覿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
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賔客而舉目顧軒楹
而有光疑照景於金閣訝棲霞於玉房吁嗟鳥類比之
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荆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
而乘軒亦何心於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

聞玉笛之我掐繞珠樹而相倚感人主之畜養常友顧於千里凛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

徐渭畫鶴賦

曰朱冠縞衣四池墨緣鐵脛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圓吭聞天隶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歳之伭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傅甲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

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
青田掃束穎而希冀其丹嶠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
嬌嬌波間亭亭松際黄樓酒價全憑橘濤而高赤壁夢
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
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
兮毿毿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
贋以為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
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

蒼

原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元兎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邅玆海無際隂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增唐符載張璪員外畫雙松贊曰世人丹青得畫遺跡張公運思與造化敵根如蹲虬枝若交戟離披慘澹寒起素壁高秋古寺僧室虛白至人凝視心境雙寂

原序魏曹植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甞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

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寮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增宋王微畫叙曰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崖欝秀

若吐雲兮横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規方圓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緑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也

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曰尚書祠部郎張璪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絶儔之妙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

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閒無事士君子往往獲其寳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陳讌宇下華軒沈沈尊俎静嘉庭篁霽景踈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欻有所詣㬥請霜素願撝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覯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飊戾天摧挫斡掣撝霍瞥列毫飛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

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眞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元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絶狀觸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觗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　元楊維禎圖繪寶鑑序曰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茍有天質超凡入聖

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絶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眞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眞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增記唐王謁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

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揺首摅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其𧨳而罍斝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

舉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咍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頹閒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

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白居易畫記曰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眞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余在長安中居甚閒閒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盡出之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

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　劉長卿張僧繇畫僧記曰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

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遽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莫邪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樂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巋然獨存僧卒傳故人劉傑傑居少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寶藏矣　宋蘇軾淨因院畫記曰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

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

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增詔唐德宗詔曰貞元巳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閟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

憲宗手詔曰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

省躬豈好奇而玩物

原啓梁元帝謝上畫蒙敇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媿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增題跋宋黄庭堅題七才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

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卭壑邪山谷曰一卭一壑自須其人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蘇軾書蒲永昇畫後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版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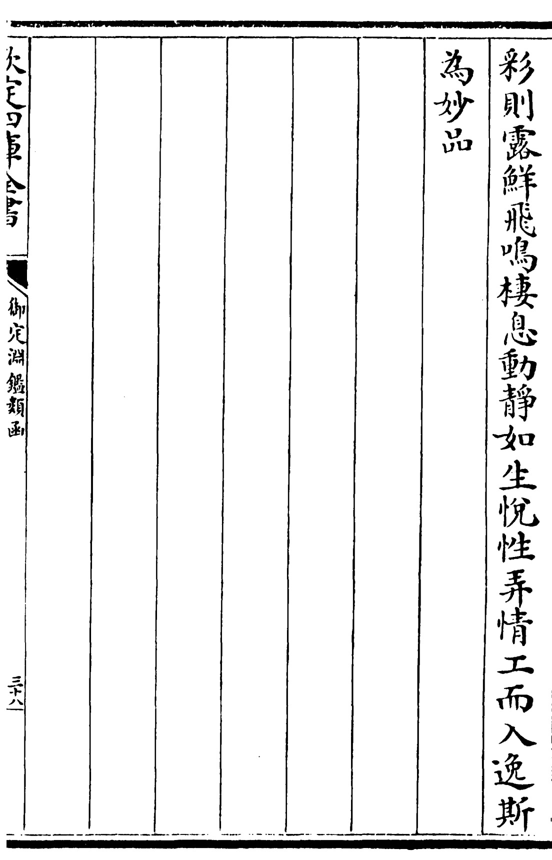
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黄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絶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

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葢古今一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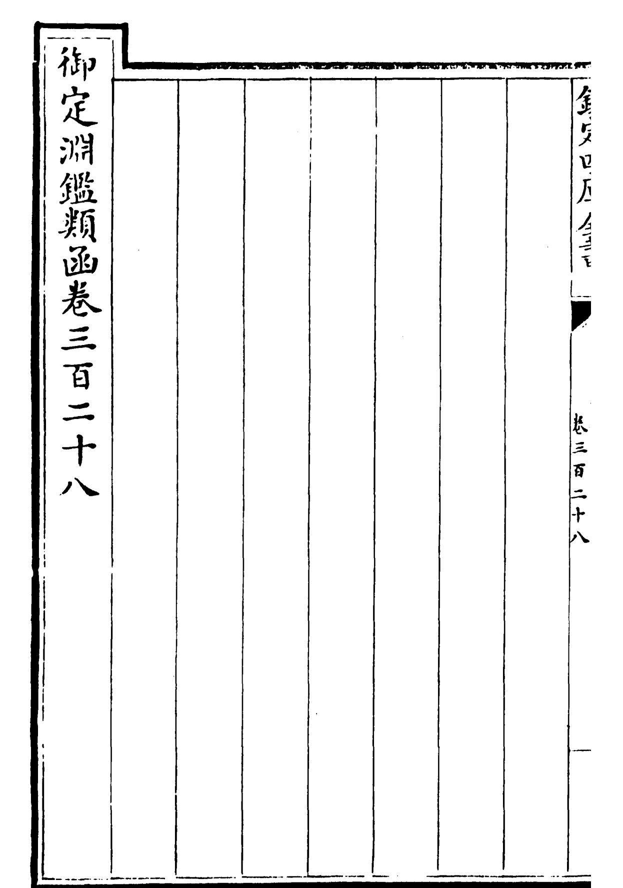
明徐渭書夏珪山水卷曰觀夏珪此

畫蒼潔曠迴令人舍形而恱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鍾惺題貝葉畫曰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為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

增書明徐渭與兩畫史書曰奇峯絶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　又曰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



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為妙品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